

三尺柜台

演唱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三尺柜台

演唱集

肇州县文化馆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三 尺 柜 台

演 唱 集

肇州县文化馆 编

黑 龙 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14-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0 0/16·字数 40,000

1975 年 8 月第 1 版

197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10093·87

定价：0.14 元

目 录

红 大 娘 (单出头)	李凤岐 (1)
“三八”渠畔 (单出头)	王觉民 (8)
卖 猪 羔 (二人转)	赵洪奎 孙有效 王觉民 (16)
三尺柜台 (二人转)	张宪彬 (25)
红鹰姑娘 (快板书)	章文州 (34)
三让座席 (山东快书)	王增民 梁德春 (47)
战天斗地 (相声)	张宪彬 (54)

红 大 娘

单 出 头

李凤岐

阳光灿烂照山村儿，
春风吹绿杨柳枝儿。
批林批孔鼓干劲儿，
小山村热气腾腾就象火一盆儿。
数不尽村中新鲜事儿，
(白)就说我这六十多岁的人儿吧——
也进了学校门儿。
你看今儿个下晚月光明亮就象一汪水儿，
上夜校后边跟着我的那个老头子儿。
提起刚才的乐子事儿，
那可真是笑死人儿。
下晚饭我焖的高粱米儿，
大云豆搁了小半盔儿；
两个菜炒得香滋辣味儿，
一盘煎鸡子儿，一盘土豆丝儿。
老头子他刚要吃饭盘上腿儿，
冷不丁一下他又站起身儿。
我说你这是咋回事儿，
毛手毛脚你慌的什么神儿？

他随手拿起书和本儿，
手指挂钟，他说时间不等人儿：
上夜校去晚了听不出个头和尾儿，
那才是又耽误事儿来又着急儿。
你看差五分钟就到六点半，
给你划个迟到那有多丢人儿！
听他一说我把挂钟仔细看，
嘿嘿！笑得我差点碰打了那溜光铮亮、细细发发、
红花绿地我那盛饭的小瓷盆儿！
我说老头子你可别在那瞎炸翅儿啦，
戴上花镜你再看看那是几点过几分儿？
老头子戴上花镜又仔细看，
这下笑得他差点闹了一个大腚墩儿。
他眉毛胡子一起笑，
原来他是错把大针当小针儿！
离上夜校还有一个点儿，
可他的心早已飞进了夜校门儿。
要说我这老头子上夜校他咋这么大的劲儿，
听我从头说一回儿：
自从学习小靳庄推动了我们生产队儿，
政治夜校办得真喜人儿。
理论学习放在第一位儿，
为的是掌握武器挖修根儿。
学习理论大家夸我真上劲儿，
说我是老年组的带头人儿。

可就是我那老头子有点扯后腿儿，
(白)说什么，
老胳膊老腿儿，还去学啥理论词儿。
一加二你都不知道是个几儿，
莫不如你好好在家看鸡喂猪哄孩子儿。
我一听这话可就没让份儿，
我说他脑袋里面有油泥儿。
老头子嘟嘟囔囔不服劲儿，
摔摔打打在那吓唬人儿：
“你不愿省心，我还图如意儿，
上夜校可不许你三更半夜‘咕咚’门儿！”
“你不愿学习的思想就不对劲儿，
(白)你可别当那花岗岩的门坎子——
家里家外的绊脚石儿！”
他思想不通我批评他一顿儿，
上夜校学理论我从来不打拨拉回儿。
学习后我明白了很多理儿，
心里头就象开了两扇门儿。
学理论能使人心明眼亮看清路，
学理论能使人分出红与黑儿。
学理论我细心地去领会，
学理论中又想起了我那不上进的老头子儿。
帮助老头子提高认识我有责任，
得叫他自觉自愿走进夜校门儿。
那一天我又提起上夜校的事儿，

我说你可不能老当那学理论的落后人儿。
(白)可是你听他说啥呀，
我不去学习你也拉不下，
你学了也没见比我强几分儿。
说着他到二孙子书包去找抽烟纸儿，
掏出一个旧唱本儿，外面还粘着《艳阳天》的皮儿！
我拿起书来心纳闷儿，
是谁这么能闹鬼，用红皮遮挡那黑瓢子儿？
咱村里批林批孔开展得正来劲儿，
为什么这个时候还用黑书毒害人儿？
老头子听了不在意，
他说我学了几天理论竟弄玄乎词儿！
我说老头子你可不能小看这个旧唱本儿，
它后面可能有黑手甩钩想钓鱼儿。
这里面有阶级斗争的风和雨，
这里面有看不见的杀人的软刀子儿，
这里面全是一些毒害人的腐蚀剂儿，
这里面宣扬的都是些什么“成仁”“取义”“才子”配
“佳人”儿。
老头子你若是看不出这些事儿，
那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迷雾挡了眼仁儿！
老头子说我给他扣帽子儿，
冲我来了高嗓门儿：
“孩子多看书来多识字儿，
这里能有啥问题儿？

你别把吐沫星子当大雨，
扇子扇风还能刮倒人儿？”
他一头扎到炕里生闷气儿，
我说我得找二孙子刨刨根儿。
我顺蔓摸瓜掏出了底儿，
原来这黑书来自地主分子“假善人”儿。
我和老支书核计开个批判会儿，
老支书却让我来做这会的主持人儿。
钟声紧急传出了集合信儿，
老头子也随大家走进夜校门儿。
他一看台上是我主持会儿，
他心想是不是眼花看错了人儿？
他左看看，右看看，左看右看，眼睛擦了好几回儿。
我宣布开会拿出了黑书一本儿，
老头子心里直划魂儿：
“我原以为敲钟有紧事儿，
想不到为这本书你聚来了全村人儿。
一本书你小题大作不是个理儿，
我看你对着大伙可怎么说，怎么讲，怎么收拾这
局儿。”

正这时民兵把地主分子“假善人”带进会场内，
紧接着口号如雷震耳根儿。
愤怒的拳头高高举，
个个都象大铁锤儿，
我把“假善人”用黑书害人的经过从头说到尾儿，

老头子这时才恍然大悟愣了神儿！
用黑书当靶子大家越批越来劲儿，
有理有据批得“假善人”都不敢抬眼皮儿。
老头子听大家发言他也入了理儿，
面对“假善人”恨得他直劲咬牙根儿。
他心里翻腾就象才烧开水儿，
心想这还真不是个小问题儿。
他越思越想越来气儿，
气得他脑袋上面起青筋儿。
他一步跳上台来浑身是劲儿，
拳头对准“假善人”的脑瓜门儿：
你狼心狗肺一肚子坏下水儿，
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儿，
你不好好接受改造竟耍鬼把戏儿，
我非得好好批批你这“假善人”儿。
只见他结结巴巴说上几句，
往下再也说不出什么词儿。
憋得他踩住黑书直跺脚儿，
脸都红到脖子根儿。
我见他这个急人劲儿，
接着批判给他搭了一个梯子：
我一批“假善人”和林彪、孔老二一鼻孔出气儿，
鼓吹“克己复礼”扯黑旗儿；
我二批他时时刻刻想复辟，
就象那干葱根枯叶烂不死心儿。

我三批他变换手法和我们争夺新一代，
用黑书黑画腐蚀人儿。
只批得“假善人”低头认了罪，
“堆缩”在那就象是一滩泥儿。
老支书最后讲了话，
还表扬我是学习理论继续革命的带头人儿。
散会后老头子走到我跟前儿，
对我还说了几句客气词儿：
“你这理论学得可真不赖，
看问题确实比我高了一着棋儿，
从今后我也得积极上劲儿，
可不能再当那学理论的落后人儿。”
从此后上夜校我俩都是一块堆儿，
迟到缺席从来没有一回儿。
(白)哎呀，时间不早了，老头子快走哇！
〔幕后应：哎！
月上枝头露笑脸儿，
老两口欢欢喜喜走进夜校门儿。

“三八”渠畔

单 出 头

王觉民

〔北国深秋。天高气爽。〕

〔“三八”渠畔。五谷翻浪。〕

〔幕前伴唱：〕

跃进战鼓震山河，
大寨红花开北国。
批林批孔促大干，
革命妇女谱新歌。

〔田秀禾踏着欢乐的音乐，兴致勃勃地上。〕

我的名叫田秀禾，
家住渠北杨柳坡。
社员们都叫我红大嫂，
其实我还不够格儿。
公社通知我去开“妇代会”，
会上还让我把经验说。
我走出村头把小桥过，
路旁杨柳舞婆娑。
喜鹊枝头喳喳叫，
象跟我唠着贴心咯。
眼前来到“三八”渠畔，

“三八”渠三个大字放光泽，
修渠引水换来丰收果，
登上渠坝我喜心窝。
举目望，块块方田金波荡，
侧耳听，淙淙渠水象把那琴弦拨，
瞧高粱，好似束束火把空中举，
看大豆，犹如串串金铃摇满坡。
眼望这泼金洒玉五彩画，
回想起修渠时的戏一折：
单说那去年冬至过，
一场鹅毛大雪平地下了一尺多，
大地封严河叉上，
公粮也送完住了车。
那一天生产队召开誓师会，
老支书开口把话说：
咱们要认真地把《农业八字宪法》来贯彻，
学大寨更不是嘴上活。
变冬闲为冬忙把陈规旧习破，
(白)咱这岗地要想高产稳产——
就得大搞水利建设修渠引江河。
没等老支书的话音落，
会议室里象开锅。
“铁姑娘班”抢先把请战书念，
“新愚公组”紧接着把决心说，
一帮带孩子妈妈赶紧捅鼓我，

催我快说说大家的心里咯。

秀禾我一跃站起把态表：

(白)我们二、三线妇女坚决要求参加修渠大会战，

决不“猫冬”守饭锅……

话说半截有人把我衣角扯，

回头一看，原来是孩子他爹宋玉铎。

他还一门儿给我递眼色，

秀禾我只当没看着。

从怀里掏出红旗一面唰地当场亮，

“红大嫂战斗队”六个大字绣得活。

老支书台上直劲儿点头乐，

会场里顿时巴掌拍得震耳膜。

玉铎他直喘粗气咽吐沫，

又跺脚来又把手搓，想阻拦他又没法说。

散了会回到家他脾气发作，

气呼呼地问我着了什么魔，

说我丢下猪鸡和孩子还想不想过，

死冷寒天傍年近节谁家妇女不“猫冬”做点儿针线活。

我接过话头把玉铎叫：

“玉铎呀，劝你别做挡道车，

大干快上人人心头一团火，

我怎能‘猫冬’在家呆着。

家务事我早就安排妥，

你别拿这个理由来把我的后腿拖。”

“数九隆冬修渠可不同间苗拔草，
抡大镐大小伙子都打怵你们哪顶壳。”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轻视妇女的思想要不得。
大寨的妇女就是我们光辉榜样，
战天斗地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
几句话说得他干翻愣眼，
张口结舌没话说。
他明知理亏还是不让劲儿，
端出了大男子主义想吓唬我秀禾：
“这个家由我说了算，
我不让你去，你也是瞎张罗”。
说罢蒙头盖脑炕上躺，
我思绪翻腾起浪波：
玉铎他头脑里孔孟的流毒中得还不浅，
我得帮他洗个热水澡狠把油泥搓。
铺开纸我就写了一篇小评论，
题目是《宋玉铎‘猫冬’思想的实质是什么？》
写完后我就贴到政治夜校评论台上，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第二天玉铎他回家就把老虎神跳，
气出两肋冲我撒起泼：
“你纯粹是想法捉弄我，
叫我的面子往那搁。
社员们七嘴八舌说我把老婆后腿扯，

都拿我的思想当靶子来批驳。

哼，管不了你这个半拉天咱不管，

你能把天捅个窟窿我才佩服你秀禾！

就怕是鸭子蹲高——一疙瘩劲儿，

想要上天反而掉下河。”

他越说越火正没处撒气，

从门缝钻进屋来我那只啼鸣报晓的大金脖儿，

他扔出火杈子就打去，

(白)只听嘎嘎一声——

大公鸡飞上花被隔。

你说那大公鸡怪不怪，

膀一“扎撒”脖一梗，大瞪两眼直盯他宋玉铎，

玉铎他一看来气又要打，

我说赶快把你那“劲头”用去战天斗地治江河！

玉铎他气呼呼地走出去，

(白)哼！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章程”，

等不到三天你们就得收兵往回折。

玉铎他的阻难并没吓倒我，

我仍然和红大嫂战斗队一起参加修渠引江河。

那一日大雪纷飞北风烈，

红大嫂战斗队迎风冒雪来集合，

推车扛镐奔工地，

打着红旗唱着歌。

到了工地就开干，

(白)干起来可真是——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累了唱段样板戏，

热了就把棉袄脱。

丁翠娥第一次上山把活做，

推着一个轱辘的小车，趑趄歪歪，就好象在那扭秧歌。

我赶忙过去接过车把，

把推车的要领跟她说。

第一天活计干的还真不少，

可是三天以后就爬了坡。

有的虎口被震裂，

有的手掌把血泡磨，

有的浑身拿不成个儿，

胳膊酸到胳肢窝。

在困难面前我鼓励大伙儿，

还领着大家一起把《愚公移山》学。

愚公精神鼓舞我们每一个，

都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把“妇女无用论”来批驳。

学习后大家都把干劲鼓，

说这点困难算什么！

工作中比以前更来劲，

一个比一个活计干得多。

大镐挥落地发抖，

铁锹飞舞把土撮，

扁担忽闪象飞雁，